

日本当代超级畅销书

「日」原田康子 著
金中 章吾一 译

挽歌

WAN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一日一頁讀經子 五年一書讀經子

換歌

◎ 王康紀念文集



46.352
YI

挽歌

[日]原田康子 著
金中 章吾一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根据日本昭和五十一年(1976年)1月10日
新潮文库第24次印刷版译出

挽 歌

作 者 · (日)原田康子 著
金中 章吾一译

出版发行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插页4 印张8.75 字数194000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06-2768-6/I · 2475 定价:14.50元

译者前言

《挽歌》作者原田康子，1928年出生在东京，不久全家迁往北海道钏路市。她是位早熟的女性，女子中学毕业后，即担任《北海道新闻》记者，从事文学创作。她的处女作《萨比特的记忆》（1954）在文学杂志《新潮》主办的全国同人刊物评奖中一举夺魁。

1956年《挽歌》问世，第1版就印刷70万册，销售一空。在短短的8个月时间内连续增印127次，创当时畅销书的最高记录，并名列第8届（1957）女作家奖的榜首，被两次搬上银幕，掀起一股“挽歌热”，小说人物活动的舞台北海道也因此吸引了大批游客。此外，原田康子还著有《废园》（1958）、《病中的山丘》（1960）、《恶作剧》（1960）、《望乡》（1964）、《北方森林》（1968）等长篇小说。日本评论家认为原田康子以描摹北国风光著称，她以委婉细腻的笔触，刻画年轻一代的爱情纠葛，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二次大战后，日本处于美军占领之下，欧美文化的风雨猛烈冲击着人们灵魂深处的封建意识，追求自由，追求解放成为当时年轻人的风尚。这就是《挽歌》的创作背景。

《挽歌》描写年仅二十的主人公猫头鹰剧团美工师兵藤玲

子，同比她年长十五六岁的建筑工程师桂木夫妇之间的感情纠葛。作者宣泄了战后日本年轻女性对于古老传统意识的反感，显露出这一代人的思想变化。

日本评论家山室静说：《挽歌》用一句话说，是主人公怜子的“青春彷徨物语”。她接近有妇之夫建筑家桂木，同时又去窥伺桂木夫人的幽情。她同桂木发生肉体关系后，又紧咬住桂木夫人不放，扰乱了夫人的内心秘密，又冠冕堂皇地向夫人表示好感，终于迫使夫人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夫人死后，她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夫人的遗容总是追赶着她，她不得不离开了桂木。在作者笔下，怜子好似一个妖精，有时又像一个小恶魔，无限地追求自由奔放……

战后，在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冲击下，日本青年女性产生一种情感失落和心理骚动。这种骚动是在战后新环境下，青年女子以对社会的敏感和先驱的心态掀起思想观念上的探索与追求。作品之所以题名为《挽歌》，是表明作者向旧的传统观念告别，唱出一首哀婉的心曲。

本书根据昭和五十一年（1976）新潮文库本第24次印刷版本译出。

第 一 章

今天是什么节日？……家家户户门口挂着国旗。不挂国旗的人家很少。和我家隔着一条马路的小学，也在旗杆上升起一面很大的国旗。这面簇新的大旗和捆在檐前门上的褪了色的旗子一样，迎着微风轻轻地飘动。我不禁感到，在这晴朗的中午，大街上万籁俱寂，只有成千上万的旗子在悄悄地鸣响。

其实并非如此。从繁华的街道方向传来嘈杂的声音，汽车喇叭声、街头广播声，还有音乐、行人的脚步声、交谈声和衣服摩擦声。这些声音全部融合、重叠在一起，汇成了街头的喧嚣。

我家所在的街道的一角是寂静的。小学有个很大的操场，还有一小块一小块空地散落在各处。战火中残存下来的旧宅子和战后搭起来的简易木屋挤在一起。我家的房子是座古老的木板平房。也许1920年我祖父在盖这房子时是座很漂亮的住宅。从正房延伸出一间圆屋顶的客厅。每当我出门时总要回头看看自己的家。客厅的两个细长的窗户挂着窗帘。窗帘是用中国的绿色闪光缎做的。无论春夏秋冬这绿色的闪光缎终年遮盖着窗户，因为根本没有客人来访。

我家行将倒塌的低矮石头门柱上没有绑着国旗。这旗子可

能被胡乱揉成一团，塞在壁橱的角落里或储藏室潮湿的木架上，说不定白色已经变成黄色，当中的红圆球也留下了虫子咬过的痕迹……

我戴上登山帽，把右手插在裤袋里，出了门。该买香烟了。我出门就是为了去买香烟。我慢吞吞地走着。可是还没有走到离我家二百米远的香烟店，我改变了主意，信步向飘扬着旗帜，充满着节日气氛的大街走去。

我在出门前，压根儿没意识到今天是什么节日，平时也是如此，不知道节日和周末，甚至不晓得今天是几月几日。过年和圣诞节我是从周围的节日气氛中感觉到的。可是，我知道现在是秋季。十一月三日在市民会馆里将有猫头鹰剧团的公演。我是这个只有三十名成员的业余剧团舞美组的成员，我没有忘却即将到来的十一月三日。可到那天还有一个多月哩。

我家四口人当中，还有父亲和我一样不关心节日或星期天。不过父亲还惦着支票到期的期限，所以对日子肯定比我记得清楚。奶妈是一位一丝不苟的人，每天早晨都翻日历。弟弟信彦是个高中生，什么时候放假他记得清清楚楚。

这么说来，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打开窗户看到隔壁信彦的房间还拉着窗帘哩。说是早晨，可也快十一点了。院子里长满杂草，山葡萄的枝蔓旁若无人地从开始枯朽的葡萄架上垂挂下来，一直延伸到院子里。阳光普照，信彦房间的窗户关得紧紧的。往常，我起来的时候信彦从来都不在家。他总是手忙脚乱地扒几口饭，就上学去。接着，奶妈飞快地开始打扫他的房间。我一般都是被隔壁的扫地声吵醒的。今天也许是放假了，信彦才能悠然自得地睡懒觉。

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披着睡衣就溜进了父亲的书房。我

烟瘾上来了。

说是书房，其实是间六铺席的西式房间，父亲把它布置得煞风景极了。靠窗户摆着一张书桌，还有一把天鹅绒面的转椅，靠墙有一个书架。仅此而已。高高的书架几乎全空着，只有最上一层放着六本《世界文学全集》，我觉得父亲似乎从来没有读过这些书。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从前父亲偶尔看看杂志《实业之日本》，现在他连杂志也不读了。

我打开父亲书桌的全部抽屉，哪儿也没找到香烟。上面最大的抽屉里，只有几张文件、钢笔、印章和一块咬过的奶酪。两边的抽屉几乎是空的。不，最下面的抽屉尽是些“证券街”牌香烟的空罐。

一开始我就想到不会有香烟，因为大约从一年前爸爸就开始抽烟斗了。以前，我经常悄悄地拿爸爸的香烟，千方百计地想叫爸爸再改抽香烟。爸爸一衔上烟斗，我就取笑他说道：“多不相称啊！爸爸已经不是花花公子了，怎么还抽这个。”

“傻瓜，抽这个便宜。”

父亲的回答总是这句话。他虽然嘴里这么说，暗地里仍然抽“阿尔伯特王子”和“证券街”等牌子的外国香烟。自从战争爆发以来，生意一落千丈。家里到处漏雨，屋漏痕像地图一样布满了整个墙壁。然而，父亲依然爱抽“证券街”香烟，这说明了父亲奢侈、爱摆架子又懦弱的性格。

我一生气使劲地关上抽屉，里面的空罐咣咣咣直响。然而，我在挂在墙上的皮茄克的口袋里发现一张揉皱了的一百元纸币。

于是我更衣去了厨房。奶妈正在宽敞而破旧的厨房里洗碗，肯定是她和父亲已吃过早饭，正在收拾。我打开了柜门。

“您醒啦？”

微微发胖的奶妈扎着围裙背对着我问道。我没回答。如果我一搭腔，说不上两句话就得吵嘴。

“没面包吗？”

“在玻璃盒里吧。”

早上，我没有食欲，不想吃米饭。一吞进那一粒一粒的米饭，就觉得胃里似乎不是食物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堵在心口。

“还有黄油吗？”

“没有啦。”

奶妈好不容易才转过身来。

“吃点米饭和酱汤怎么样？老爱挑食，瘦得只剩下一对大眼睛啦……”

她又开始说教了。我伸了伸舌头，晃着披肩发跑出了厨房。

在靠近繁华街的香烟店里，我买了一盒蝙蝠牌香烟。我不得不将就着抽这最不爱抽的便宜烟了，因为没指望什么时候能得到零花钱。我裤袋里还有七枚十元的硬币，一走路便咣咣咣地响。我用从父亲茄克兜里掏出来的一百元纸币买了香烟。

街上很热闹。在被高大的百货商店挡住阳光的马路上，并排停着好多辆卖氢气球的、卖花的车子。有色彩浓艳的红、黄、蓝三原色的人造花，也有真正的百日草、矢车菊、金仙花、紫苑、雏菊等，其中以菊花最多。穿着印有徽标的和服短外衣的老婆婆、带孩子的中年妇女、穿着破旧西装的老人，每人都买了花，从百货商店前的汽车站登上公共汽车。一辆接一辆进站的汽车车身上都写着目的地。……其中一辆写着“临时开往墓地”。

我终于想起来了，今天是秋分。我又想起了当我从厨房里跑出来时，炉子上传来咕嘟咕嘟的响声，冒着水蒸气的锅里肯定煮的是小豆。奶妈也许要做赤豆糯米饭团吧。她肯定不会忘记秋分和盂兰盆节的。即使没有钱买黄油，可小豆奶妈一定要买的。我们内宅正厅终年不见阳光，散发着霉味。厅内大得出奇的佛龕镶嵌着金光闪闪的装饰物。奶妈在佛龕跟前供上豆沙糯米饭团和水果，长时间地念佛。在那里有她爱戴的我的曾祖父母、祖父母和我母亲的牌位。在我们家里，对神佛顶礼膜拜的只有这位在我家呆了近四十年的奶妈。

今天好像是祭奠死者的日子，不过也可能不是，因为秋分就是庆祝秋季到来的日子。街上热闹非凡，成群结队身穿节日盛装的人们穿梭来往。

我盯着那些和我年龄相仿的姑娘们。姑娘们身穿连衣裙和浅色的秋装，脚登红色、绿色、蓝色的皮鞋，头戴贝雷帽或无沿的女帽。我戴的是蓝色的登山帽，身上穿着黑裤子和大方格的罩衫，脚上穿的是帆布鞋。没有一个姑娘像我这副打扮。而且我是独自一个人，没有伙伴。

然而，我对自己一个人在街上走，穿着和街上节日气氛很不协调的服装，觉得无所谓。相反，我心里很高兴。我把一只手随意地插在裤袋里，悠然自得地走着。我一般都穿裤子，上身配以罩衫或毛衣。我连一件像样的西装也没有。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街上人山人海。我眯缝着眼睛，仰望湛蓝湛蓝的天空。一只黄色的小气球在天空中飘来荡去，也许是从热闹的街市中飞出来的吧。气球的周围是同喧闹街市相隔绝的寂静而明朗的天空。气球慢慢地从街市上空飘过，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慢慢飘过去的气球，差一点儿撞到人身上。

不知怎地这时候我耳边又响起了刚出门时听到的许多旗子随风飘荡的声音，那肯定是气球引起的。

我异常高兴起来。心想，要真是旗子响就好了。如果空中再有数不清与天空一色的气球，那就更好了。当然，那时候街上必须是一点声响都没有。

我沉浸在想象中。

街上万籁俱寂，商店门全部开着。店前摆满了鞋、毛线、皮箱、水果、西服、家具、面包什么的，商品比平时丰富得多。灿烂的阳光照在街道上。除了我以外，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因为今天是我一个人的节日，旗子只为我鸣响，气球只为我在空中飘荡。我穿着薄得像云母一样闪光的白礼服，下巴埋在卡特莱兰花束中，腼腆地微笑。因为今天我将接受大卫^①、所罗门王^②、或达里乌斯一世^③的求婚。我将堕入情网，全不考虑过去和未来。为此，我才有自己的节日……

我差一点又撞上了人。可是在我眼前为数众多的蓝气球并未消失。我独自笑了起来。

当然，传说中的古代君王是不可能向我求婚的。可是这样想想倒很开心。我是个浪漫主义者，或许靠空想过日子。至少，想象中的所罗门王的结婚仪式，总比现实生活中答应去相亲不知强多少倍。我曾经答应去相亲。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给我找了一个似乎很适合做我丈夫的青年。可能托了不少熟人吧。父亲对我的事情多少有点挂心。我的任性和我的身体状况使他放

① 古代以色列国王。

② 大卫的儿子，以智慧著称。

③ 古代波斯王。

心不下。

说起我的身体状况……是的，我的左手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自由活动。尽管现在我能拿起轻的东西，也能按压。可是三年以前，左臂却像棍棒一样僵硬。不过，现在仍然不能弯曲，疼得要命，好像手肘又会像以前那样剧烈疼痛。我的左肘关节僵硬，得了关节结核，关节被扭歪恶化了。

左肘开始疼痛时的情景，我记忆犹新。那是战败后的第三年，我虚岁才十五岁。

那时我放学回来得干各种的家务。打扫房间、洗衣服、劈柴、擀面条、准备早餐面包用的发面等。因为除了我以外，家里再也没有第二个人干这些活了。信彦还在上小学。父亲对家里的事从来不问不闻。奶妈也因胃痉挛痛苦不已。奶妈平生身子骨结实，连感冒也没有得过。我们姐俩得了病，她还咧着嘴嘲笑我们。这一定是奶妈的胃向质少量少的伙食提出抗议，盼着能把玉米面团子吃个够。

打扫卫生、做饭我倒不觉得为难。我最不愿意打水。我运气不好，在奶妈躺倒的同时，我家的自来水管冻裂了。我多次给市里的自来水公司打电话，请他们来修理。回答不是说没有材料，就是人手不够，粗暴地拒绝了。甚至还说吃了败仗，水管之类的东西冻坏了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放学回来，我提着两只大水桶，去五百米开外的渔民街的公用水管打水。因为我不愿意去从来没有说过话的邻居家提水。如果在夏天，我就提着壶去很远的森林中的泉眼接水，或许那时的心情会像童话中的少女一样。可那时是冬天，不是下雪就是刮着刺骨的西北风。即使不下雪不刮风的日子，也冷得连头发都要冻成一块了。

再说，去公用水管并不是马上能提到水的，各处的公用水管不是冻住了就是坏了。等我去提水时，早几十人抱着铁桶或木桶排成弯弯曲曲的一字长蛇阵了。那些人大部分是渔民街的女人和孩子们。他们个个绷着脸，争先恐后地推来搡去的，都说自己是先来的，别人又说他是后来的，大吵大嚷。在轮到我接水之前，我用嘴呵着戴着手套的五指，跺着脚，老实地等待着。我记得很清楚，十五岁的我，牙齿冻得格格打颤，深深体会到战败的悲惨和贫困。

我的左肘是什么时候开始疼的呢？或许在奶妈得胃痉挛之前，病菌已侵入我的关节。最初，我提着沉重的水桶一回到家里，肘部一阵一阵地疼痛。那是一种没有热感、令人很不舒服的疼痛。后来发展到揉面时，洗弟弟和我的内衣时都疼，甚至在学校的时候也疼起来了。夜里疼得睡不着觉。眼看着肘部红肿，我偷偷地在肘部贴上消炎膏，对谁也不吱声。因为我的痛苦即使说出来，谁也不会理解我，我不愿对有病的奶妈说，连父亲也从来没说过。我继续每天提水，做家务。我心里想，试一试自己对痛苦究竟能忍耐到什么样程度。

然而，有一天我终于昏倒在教室里。那时候，或许我身上的气力全部消耗尽了。我终因疼痛和失眠导致了贫血。

老师和同学们把我抬到了卫生室的床上后，我才意识到我的贫血发作了。我庆幸自己晕倒在学校里，而不是在家里。我觉得把自己的痛苦告诉同学们和老师，比告诉家里人还好一点。

我们的班主任市桥先生是位年轻的音乐教师，他听到消息后立刻赶到卫生室。那时候，我最喜欢市桥先生。一看到他的身影，突然悲伤起来了，我告诉他我的左肘疼。我的声音非常低，像老太婆那样嘶哑。

卫生保健老师花冈先生是位中年妇女。她捏住我的左手把我从床上拽起来，疼得我直叫唤。

从那时起，我的关节就不能弯曲了。

“是不是关节炎？”花冈先生皱起眉头对周围的人们嗫嚅道。市桥先生说要送我回家。我说我不回家，直接送医院。我知道回到家里并不能解除我的痛苦。在这以前我是自己挺过来的，以后也得由我自己去找医生处置。

市桥先生背着我去医院。刚下床时，我踉踉跄跄站也站不住。我没法自己步行去医院。战争结束还不到两年，当时市内的出租汽车还很少。

那是个静悄悄地飘着雪花的下午。同学们把我抬到门楼里，然后由市桥先生背着我。

有十几个同学来送行，其中有一个说：

“老师，怜子很轻吧！她的腰是全班最细的。”

“哎哟！”一声，先生把我背了起来，“大家都回教室去吧，都什么时候啦？”先生露出微笑，把大伙儿训斥了一句。可是，同学们一直把我送到校门口，还站在那儿目送我们。

“老师，拜托了。一定要把怜子治好！”

出了校门，我还听见同学们清脆的喊声。我没回头看，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回头，我悲伤已极，怕一回头会放声大哭起来。

市桥先生不时把我放下来，放到雪地上。

“没想到会这么重！”他晃动着肩膀大口地喘气，一边跟我开玩笑似地说。说不定他觉得背着我在大街上走有几分害臊，也可能是给我鼓劲。

我被送到位于高岗的综合医院。由于受到战争的破坏，这

医院那栋古老的二层楼房的地板咯吱咯吱作响，板壁几乎全坏了，屋里冷得要命。寒气渗透到诊疗室里。给我诊治的是一位高个子，长着一副德国人面孔的外科主任。经过门诊检查和 X 光透视后，医生应付公事似地把我的病情告诉了市桥先生。

“为什么拖到现在才给她看病啊？”

老师自然没法回答。老师似乎有点责备似地盯住我看，露出了悲伤的神色。医生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老师，郑重其事地说：如果不截肢，就没有把握治好。

我总算没截肢保住了胳膊，但关节已经僵硬了。当天就开了刀。好歹避免了外表上的残废。可是后来我又做了许多次手术。我在医院住了将近一年，不得不退了学。那天离开校门时，我差点哭出声来。对我来说，那天该是我唱《毕业歌》^①的日子吧。

我清清楚楚记得七年前那个飘着雪花的日子。在进病房以前，我和市桥先生两人坐在没有被褥的铁床上等待，那是一间玻璃窗都不全的破旧的小屋子，雪粒从破了的玻璃窗里沙沙地刮进来。

市桥老师给我家里挂了电话，在我父亲来到之前，他搂着我的肩膀陪着我。没到医院的时候，一直和我有说有笑，可是，当得知我患了重病，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往常的沉着。

“兵藤君，兵藤君……”他不断地喊我的名字，好像其它的话都忘了。他坐在我的右侧，搂着我的肩膀，又用手掌抚摩我那有病的左臂。

① 苏格兰民谣 Auld Lang Syne 的《美好的日子》，日本借用该曲填上日文作学校毕业歌。

“你这只胳膊就要没了吗？”

他颤颤巍巍地说。我倒反而沉住气了，或许人在绝对摆脱不了自己痛苦时会意外沉着吧。

“你的钢琴弹得多好啊，可现在……”

老师自言自语地说着，用手抚摩我的头发。

“秋季音乐会上，那首《秋风》练习曲你弹得多动听啊！”

我迷迷糊糊地想着，我曾经用我的双手弹过《秋风》练习曲，可是在音乐会以后，老师还申斥我练习不够。其实钢琴是小时候被逼着学的，以后我也是闹着玩似地弹过一阵子。老师的惊慌似乎陷入了一种错觉，仿佛他自己志愿当作曲家只因得了关节炎不得不把胳膊截去……

这时我的脸颊湿润了。这不是我的眼泪，而是市桥先生的泪水打湿了我的脸颊。老师的下巴搁在我的头上，泪水顺着他的脸，流过下巴滴到我的脸上，还有点微温。

老师的眼泪使我意识到，虽然我是个病人却被不是亲人的男子搂着。我困惑、害羞，我想把老师那双弹钢琴粗壮的大手推开，心里却想，但愿市桥先生永远为我哭泣。当我意识到自己这种想法时，这回该是我自己害怕和悲伤了。

我知道我眼里噙满了泪水。……老师落泪为的是喜欢我，而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喜欢这位老师，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喜欢他。我身子一动不动地哭了起来……

父亲为我提亲，很明显是因为我的左手有残疾。如果我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健康的话，他也许会像孩提时一样对我放任不管的。

两年前，当我的手能够稍微活动一点的时候，父亲就提起